

# 遙遠的歷程

## 出生

乾淨利落，通常嬰兒經她這一剪而不得破傷風的，真要算小東西西命六了。接生婆拭淨了嬰兒身上的血水，便草草將嬰兒包起，等着領「紅包」了，她想：好在這次是弄璋，如果是弄瓦，不僅紅包小了，拿起紅包來總像是欠人一筆什麼債似的，是弄璋，那就紅包再大，拿起來也是心安理得的。

新年過去了，鄉民收拾那些新衣，也許這件衣服要等明年才會再派上用場。黃家的那「紅嬰仔」一直長得很好，並照族譜上的輩份，取名黃奇順，因為是長孫，很受親族歡迎。這孩子從小便顯得野些，十個月不到已能連頓帶頓地走路了。

奇順的童年就跟今天大部份你所能看到的鄉下孩子一樣，一張黑黑的小臉，經常是一身泥巴。那時鄉下還沒有碾米機，打米是女人的一大負擔，尤其到了收穫期，田裡幫手多，食量又大，食米耗量很可觀，女人們打完米，又得作柴作飯，送點心，真叫她們「忙得不亦樂乎」，孩子們也只能自顧自地，肚子餓了，自己盛碗飯，扒點菜，四處盪蕩着吃，吃完了放牛的放牛，沒事的，到小污裡摸魚，那時河裏到處是魚，不像後來，鄉下人流行「電魚」，利用電流將魚電昏死過去，魚兒自然上浮，然後撈取，這辦法雖然簡單，收獲容易，但連帶魚苗、魚卵全電死了，是最傷天害理的勾當，結果魚兒越來越少，小河裡便很少有魚了。

## 童年時期

奇順六歲那年，同村裡一個比他略長幾歲的玩伴，被送到鄉公所附近一所新設的國民學校上課，這事在當時是頂新鮮的，全村上千個小孩子，只七、八個是上學的，奇順因為好奇，也跟着走上三、四十分鐘的路，陪人家上學去，當時，風氣初開，老師們巴不得多幾個學生來上課，因為平時學生倒還有幾個，一到農忙時節，真像得了瘟疫一樣，集體缺席，和那些人相比，奇順算是頂勤的了，因此老師也對他「視同仁」，讓他隨班附讀試讀，不想一年下來，奇順竟然名列前茅，老師這才正式讓他補個名額，入了學，當時那些學生很多都是私塾念了好幾年了，起碼比奇順高半個頭，但奇順雖是個典型鄉下孩子，有點土相，但畢竟他好奇好動，也比他們聰明，所以成績一直很好。

奇順讀書沒有問題，就是中午吃飯，來回走一個多小時，有些吃不消，只得要求媽媽替他炒些冷飯帶去，過沒幾天被祖母看到了，把媳婦兒叫去罵了一頓，說她不應該那樣花費油，老人家真是做到了寸油必省的程度。這下奇順只得又難為兩條小腿

馬關條約以後，日軍迅速佔領臺灣，在彰化縣最靠海的一邊，有一個小小的塩仔村，居民不足三四千人，他們的祖先從福建泉州遷來不過八、九代光景，操着頗濃重的泉州口音，也許因為他們來得比別人晚，不能找到向裡塩分較少的好地，只得在海邊將就些落了戶。在那裡，夏天海風輕柔，作物還算容易栽植，但一旦過了秋天，海風很大，作物常被海風掃得可憐兮兮地，很難得幾回看到蒼翠可人的姿態，但畢竟居民仍然堅強地和大自然爭取他們生存的地盤，年復一年，子孫也逐漸繁衍了開來。由於土地日覺，為了創造空間，堤防也一年年往外推出，那裡因為地勢低，打井容易，用水尚不慮缺乏。開始時先用泉水沖洗新生地中的塩分，以後再慢慢種些耐鹽的作物，幾年過去，便逐漸可以種稻了，自然這種地不能算好，但他們又能有什麼奢望？只要有一塊屬於自己的地，種出點東西，謀口飯吃，便算是快活得像神仙了，對村子以外的世界那更是很少聞問的。

民國前六年，在一個除夕的夜晚，鄉人一年辛苦，就是忘不了這個六日子，照例要熱鬧一番的，儘管沒什麼大魚大肉，但自家田裡的現成菜色總是有的，再弄上一隻雞鴨什麼的，有錢點兒的，若再買些猪肉，請點老酒，也就滿像一回事了，足夠一家大小胃口大開的。

當各家正在大事「圍爐」的當兒，從一家黃姓人家的廂房裡，傳來一陣陣，隱隱約約的呻吟聲，房裡點着幾盞油燈，有許多婦人在走動，似乎顯得既緊張又興奮似地，原來黃家的大媳婦，正在吃力地生產她的第一個胎兒，因為是頭胎，產婦顯得特別吃力些，好不容易，才擠下來一個頭，濕漉漉地，臉上的表情和產婦的一樣痛苦，很快地，一個身子全出來了，嬰兒「哇！」的一聲，哭出聲來，幾十隻眼睛緊張地注視着的，不是痛苦的產婦，却是嬰兒的性別，當然這個很快就獲得了答案：

「啊！男的。」

滿屋爆出了采聲，兩位翁家更感欣慰，產婦在一旁像是逃過了一陣浩劫似地，喘息甫定，這才注意到了房裡人的表情。

「是男的呢？」她有氣無力地問。

大家爭着點頭，產婦滿意地牽動了一下嘴唇，似乎一切痛苦都立即獲得了報償。這時只剩下那位接生婆在忙，只見她拿出一條白線，將臍帶紮實了，順手拿起一把生了鏽的土剪，往臍帶就是一剪，

## 黃善鼎

這是一位臺灣醫生的傳記，他沒有輝煌的一生，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功業，但是從一個鄉下放牛的孩子到醫學博士，從遙遠的海村，到遼瀾的東北，那是一段遙遠的歷程。他那一時代的背景，所生長的環境以及所遭遇到的問題，也許能提供讀者以一些蒼茫的趣味。因為那一時代離我們不遠，對許多人來說，不過像是昨日的景像。

了。  
等他讀完了四年級，那時線西國校只是和美國分校，開班只到四年級為止，要讀五、六年需得走更遠到和美去。奇順每天早上天沒亮就起來，因為太早，沒有人作飯，只帶一小盒米，背上書包，赤着腳趕路去了。遇到雨天，多披一條麻袋，權當雨衣，大雨時再加一條。上完早上的課，中午就在長老教堂附近的空地上，弄兩塊磚，挖個地洞，再檢來些柴枝，便勉強可以作飯了。做好飯，上雜貨店，半買半要地得些小魚乾，權充下飯，讀完了小學，畢業時得了個第二名，考第一名的是一位叫陳南山的，他立即上彰化補習，準備投考臺北醫專，當時醫專只要小學畢業就可以報考，不過不容易考上就是，很多人都先補習一、二年才能考上。奇順巴巴地看著別人上彰化補習，自己却去不得，這並不是因為家裡太窮，付不起學費，倒是操有家庭經濟大權的老祖母，硬是攔得要命，一個錢也不許亂花，而她又正好認爲讀書除了多花錢以外別無好處，爲此奇順只得悻悻然呆在家裡，既念不得書，又不想種田，就上臺中當小學徒，學生意了。先在一家和興雜貨店（在今日的中山路和平等街交界處）當小工，每天上各主顧家訪問「注文」東西，然後送貨收款，工作不很輕鬆。

兩個多月後，有一次，「頭家娘」買來三隻雞，準備大拜拜時用，不小心被跑掉了一隻，直跑進又黑又髒的地板下面，硬是找不出來，那位「頭家娘」正好是母夜叉型人物，奇順被罵個狗血噴頭，心想！錯不在我，大丈夫怎受得這女人氣也。一怒之下，薪水也沒拿就開了小差，白幹上三個月活。

奇順學商不成，在家閉着，不免手癢，偷着養了幾隻鴿子，每天躡手躡腳地到谷倉抓把鴿子，帶給鴿子吃，起先還很順利，不久又被祖母發現了，跟踪而至，見他居然將那粒粒黃金養了鴿子，不禁大怒，一下所有鴿全給宰了，這回奇順又無聊了。

不久鄉裡一連作了三次颱風，稻子全被打壞了，等颱風過後，鄉民才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，從土裡把那些已泡得發芽了的稻子「找」出來，還得組織民工，搶修堤防，奇順因爲個子小，力量不足，不能當挑工，好在他識得字，所以當別人挑土來時，他可以在一旁登記，就這樣，很輕鬆地和大人領一樣的工資，這一點很使奇順得意，「誰說讀書沒用？」——他回去告訴祖母。

這以後兩年多奇順一直呆在家裡，有一段時期還到泉州厝去學漢文，在那路上新設了一家良慶公

看人，這一點叫人洩氣，不過看樣子倒是頂柔順的。生長在那個時代，婚姻不過是子女們對父母必盡的義務之一。奇順也沒反對，第二年還把她帶到臺南，進了長榮女中，一起讀書了。

在中學裡最使奇順得意的是他成了長榮中學足球隊的隊長，帶隊南征北討，所向無敵，還會踢跨英國遠東艦隊旗艦上的水手們，這事常是奇順所最津津樂道的往事之一。

奇順念中學那四年，正是第一次歐戰結束，中國青年的新文化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，雖然那浪潮隔着臺灣海峽沒有吹到臺灣來，但奇順以一個生長在舊式家庭的鄉下孩子，正當他心智成長最速的時節，接觸到具有當時世界上第一流學術水準的英國紳士們，那是他的運道，就像是從一個舊的世界一脚跨進了新的世界一樣，那些英國人，教他們運動，以維護身體的健康，却不教他們以休閒進補爲重。教他們用人類最自然的聲音唱四部，却不教他們直起嗓子唱「××調」，教他們如何實事求是，以求取科學的真理，却不教他們盲目地追隨教條，去相信凡冠以「××日」什麼的，那下面的話必是真理。這兩種迥然不同的思想，在奇順小小的心靈裡相遇，就像兩個不同的氣團相遇，其境界面必然引起風暴一樣，重新調整了奇順的思想結構，

然後風暴過去了，那些沒有立好根基的房宇，都跨了，雨過天晴之後，一切必須重建，只要有適當的藍圖，正確的施工，那怕沒有最好的新建築被聳立起來！就這樣，奇順念完了中學，也獲得了心志的新生。

畢業後返鄉，奇順立即有了「頭路」，入鄉公所農業組合當起一名書記來，半年後即升任信用組合（合作社）庶務主任，月薪35元，這在當時人看來已不算小，奇順以一個世代務農的人家，一變而爲坐辦公桌的白領階級，誰能說這孩子沒出息？但奇順並未滿足，他總想更上層樓去開拓無窮的知識領域。

湊巧那時鄉公所隔壁有一位許斤先生（臺北醫專畢業，他有一位兒子，即現在臺大醫學院外科教授一許書劍先生）在那裡開業，生意不惡，這位許斤，略長奇順幾歲，兩人很合得來，奇順一有空就過去坐坐，覺得當醫生很有意思，受人尊敬不說，生活也極安定，奇順看在那裡，心中那股向上的意志，不禁油然而生。但是上那裡去讀書呢？想再說服祖母，豈是一件容易的事？況且在一個大家族裡

，大家都在努力生產，你却一個人跑着去唸書，別人也會不依的。

一幌四年，奇順已經結婚生子，在別人看來也該落葉歸根了，然而祖母已經年老，不再過問家事，伯叔們也都分了家，奇順這才下定決心重渡學生生涯，但是問題來了，長榮因爲是教會學校，依理不能敬奉上帝以外的任何偶像，當然包括日本的「神社」在內，就爲這一點，學校未能獲得日本當局立案，以致畢業生無法投考學校，好在東京一家私立東京醫專和東北的滿州醫科大學，可以同等學力報考，但東京醫專學費年需250元，不是奇順能力所能及，至於滿州醫大，學費年僅25元，相差十倍之多，於是奇順決定先上東北試試，當他說出他的決心時，家裡人都感驚異，覺得他居然要一個人跑到那聽都沒聽過的地方去，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，但奇順一直都是擇善固執的人，當他一旦下定了決心是在什麼也動搖不了的，好在奇順的父親也是個識得大體的人，雖然他自己沒讀多少書，但識得字，也從不認爲讀書是一件壞事，儘管他不敢心兒子留下妻兒跑那麼遠去，也替實捨不得看到兒子離開自己，但是看到奇順立意的堅決，也就忍痛籌了190元交給兒子，依依送兒上路。

奇順拜別了父老妻兒，抖擻精神，奔向那末可知數的未來，他首途東京，轉道朝鮮，到達奉天。在那人地生疏的環境裡，他拿着一張臺南高成律師的介紹信，找到了醫學院主事久保田晴元，暫時獲得了安置。入學考試的日期很快就到了，奇順自高中畢業，已將整整四年，儘管他過去有過極優異的成績，現在生疏日久，如何能保萬無一失？此番如果銀羽回鄉，豈不是見不得江東父老？然而奇順畢竟不會因心情的沉重，而放鬆他的努力。

考完了試，等待放榜的那一段日子，最是難挨，奇順真是渡日如年，好不容易，放榜了，奇順帶着最緊張的心情擠上了看榜的人潮，定睛從榜首看起……不消一秒鐘，他看到了，「黃奇順」三個大字，高列在前十名以內，他高興得心都要從口裏跳出來，他辦到了，他終於辦到了，他覺得有些昏眩，勝利的果實真來得那樣順手？

奇順寫好了家書，以最愉快的心情寄了出去。休息了幾天，便開始辦了入學手續，那時學校信費每月三元，膳費也不過七、八元，帶來的錢儘够一年使費，奇順安心地念起書來。

奇順這時已經25歲，他念的是醫大的專門部，

## 大學時期

奇順拜別了父老妻兒，抖擻精神，奔向那末可知數的未來，他首途東京，轉道朝鮮，到達奉天。在那人地生疏的環境裡，他拿着一張臺南高成律師的介紹信，找到了醫學院主事久保田晴元，暫時獲得了安置。入學考試的日期很快就到了，奇順自高中畢業，已將整整四年，儘管他過去有過極優異的成績，現在生疏日久，如何能保萬無一失？此番如果銀羽回鄉，豈不是見不得江東父老？然而奇順畢竟不會因心情的沉重，而放鬆他的努力。

考完了試，等待放榜的那一段日子，最是難挨，奇順真是渡日如年，好不容易，放榜了，奇順帶着最緊張的心情擠上了看榜的人潮，定睛從榜首看起……不消一秒鐘，他看到了，「黃奇順」三個大字，高列在前十名以內，他高興得心都要從口裏跳出來，他辦到了，他終於辦到了，他覺得有些昏眩，勝利的果實真來得那樣順手？

奇順寫好了家書，以最愉快的心情寄了出去。休息了幾天，便開始辦了入學手續，那時學校信費每月三元，膳費也不過七、八元，帶來的錢儘够一年使費，奇順安心地念起書來。

奇順這時已經25歲，他念的是醫大的專門部，

奇順這時已經25歲，他念的是醫大的專門部，

## 青年時代

畢業後返鄉，奇順立即有了「頭路」，入鄉公所農業組合當起一名書記來，半年後即升任信用組合（合作社）庶務主任，月薪35元，這在當時人看來已不算小，奇順以一個世代務農的人家，一變而爲坐辦公桌的白領階級，誰能說這孩子沒出息？但奇順並未滿足，他總想更上層樓去開拓無窮的知識領域。

湊巧那時鄉公所隔壁有一位許斤先生（臺北醫專畢業，他有一位兒子，即現在臺大醫學院外科教授一許書劍先生）在那裡開業，生意不惡，這位許斤，略長奇順幾歲，兩人很合得來，奇順一有空就過去坐坐，覺得當醫生很有意思，受人尊敬不說，生活也極安定，奇順看在那裡，心中那股向上的意志，不禁油然而生。但是上那裡去讀書呢？想再說服祖母，豈是一件容易的事？況且在一個大家族裡

奇順這時已經25歲，他念的是醫大的專門部，

奇順這時已經25歲，他念的是醫大的專門部，



四年畢業。這所醫大是由滿鐵所開辦，實力雄厚，設備絕佳，教授陣容也都是第一時之選，上解剖時，每兩人可以分到一具屍體，顯微鏡更多，每個實驗室都可以分到一人一台，自行保管。

奇順唸完第一年，暑假返回臺灣渡假，與一家人共敘天倫，並常抽空到彰化各私人醫院去看別人如何診察治病，他的勤勉和研究心，並未使那些醫生們感到不便，有時反而找他拿針藥或打針，從那裏奇順得到了不少臨床經驗。

第二年開學返校，奇順以成績優異，請到了一筆每年二、三百元助學資金，這樣已經可以不再依賴家裡接濟。奇順在放時成績一直保持第一，二下下期時，成績更高達總平均 90.04，據說這是該校開校以來的最高分紀錄，他的秘訣只是每一科都整理出一本摘要，平時多看書，考試時只看摘要，只這樣已够他考試時寫不完了。

直到第三次回來，才把家小帶去，那時他已有了一子一女了，擠在一家租來的小公寓裡，省吃儉用。幼姐也從小省儉了，買菜從不早上市時買，只當下午買菜販們賣剩了的回頭菜，好不容易挨過了這最後一年。

醫專畢業後，這次奇順沒再回臺，直接留在奉天紅十字會當了一年住院醫師。後來為了籌款開業，同妻兒一起回臺休息了一段時期，等田裡有了收成，父親才將可以賣錢的東西全變賣了，籌到了 690 塊錢，奇順戒慎受款，帶著妻兒，重返東北。

## 業

奇順回到了東北，找開業地點是一大頭痛事，奉天房租貴，租不起，醫院也多，開業沒有把握，有人介紹他到遼北的開原試試，奇順打聽到那裏房租很便宜，坐了一個多小時火車，從奉天去實地看看，問到一家很可以用的房子，房租每月只要 25 元，大喜過望，立即下了定洋，招工修繕起來。

開原人口約五、六萬，是東北大豆集散中心，據說歷史上著名的蘇武，曾在離這裡不遠的山坡上牧過羊。新式街道寬廣整潔，治安良好。房子剛開始修得有點眉目了，奇順將博愛醫院籌備處的招牌掛出去，便立即有人前來應診，反正來者不拒，奇順便老實不客氣地開起業來了。

剛開始不久，每天便有一、二十個病人，那時奇順的中國話還不怎麼靈光，不過是在醫專那四年，藉着他的一點漢文基礎，自修了一點，但是善良的東北同胞，看到他的中原名姓，儘管語言有些隔閡，也逐漸混熟了。

那年開原很流行丹毒，這毛病在今天已根本不會致命，但在那沒有 Sulfadiazine 更沒有抗生藥的時代，患者從感染部位開始紅腫，立即發高燒，紅腫部位並迅速向上蔓延，如不善加處理，很快就沒命了。奇順因為在紅十字會呆過一年，對這病頗為內行，在他手下治過的很少不救的。這樣子奇順便逐漸小有名氣了。

在開原合格的西醫院很少，鄉下莊稼人平時多找中醫吃藥，看看病重了，才會進城找西醫來，所以各色各樣的病都有，在那專科醫院還不普遍的日，奇順雖然主治內科、小兒科，對眼科，耳鼻喉科亦無不旁及，即小外科如割瘡除膿，膿胸及肝膽病的放膿手術也都一手包辦，當時腹股手術還不普遍，所以能作到這已算不錯了。以後各種 Sulfadiazine 藥相繼出現，開始時間直好極了，奇順以學醫期間，每年暑期在彰化私人醫院中參觀所獲得的一點點臨床經驗，加上紅十字會那短短一年的實際工作，靠著無比的信心與毅力，逐漸在病家心中建立起信用來。

前來應診的病家，逐日直線上昇，不消一年，便多到每天一百人以上，看都看不完，工作是够辛苦的，但業務的迅速開展却叫奇順意料不到。收費普通藥二日份約一元上下，加上手術收入，每天總有數百元進帳，最後更超過了一千元。他辛苦一天已足抵得上家鄉裡一年的操持，想到這不禁令奇順感慨繫之。

奇順成功了，他沒有忘記家鄉裡的親人，他立即寄錢回家，將弟弟妹妹一個個接到東北去念書，並將那些土造的房子改建成像樣的磚房，順便也接父親到東北玩一趟，當他抵步的第一天，孝順的媳婦，便將所有帳目交父親支配，老頭子那會見過這許多數目的，每天晚上盤坐在桌上將些銀元，細細點數，高興得嘴都合不龍來，想到過去自己年輕時每天天沒亮，挑一擔海鮮從村裡，翻過大皮山，直到臺中來脫手，辛苦一整天，只能賺到五角錢，却不料這孩子……早知這樣，拼了命也讓他讀書的，何致讓他在家裡白白糟蹋那好多年。

## 進

博愛醫院在開原已經家喻戶曉，奇順加雇了幾位護士、助手和醫生，仍然一天忙到晚，不久兩個弟弟都相繼從醫學院畢業了，醫院裡有了可以交付全責的人，奇順立即又回到母校病理研究室，修讀博士學位，三年後終於獲得了博士學位，奇順的心應該微笑了，從一個鄉下種田的孩子到醫學博士，那真是一段遙遠的歷程。

得到博士學位後，奇順常告訴人，想得到博士學位，並沒有什麼困難，只要你對着一個專題，持久不懈地鑽研下去，博士學位是不難到手的。在奉天研究的三年時間，奇順只在每週六回開原一次，整整三年之久，他不會一日稍懈。

這以後，醫院繼續發展，財富累積之迅速，有些叫奇順這個鄉下出身的，有些手足無措。對於理財，他確實有些外行，而醫院業務之繁忙，也使他無暇他顧。基於古老的觀念，他知道唯有土地的價值才是永恆的。因此他一口氣買了幾百畝良田，站在他的田裡一角，簡直看不到另一端。以後他又買了一片山林、果園，儼然已是一個大地主了。儘管如此，奇順仍然儉約自奉，很少享受，住的房子仍然是過去月租 25 元那一棟，雖經修繕，到底改不掉老樣子。其實，與奇順年輕時代一比，境遇已有天淵之別，要什麼就可以有什麼，但是奇順從老祖母承下來的節儉性格，已經根深蒂固，有了錢只捨得買地，那捨得享福呢？

儘管奇順已經是個令人稱羨的富翁，但是他的內心仍然是苦悶的——站的是自己祖國的土地，却受着異族的統治，雖則日人待奇順一家並不薄，但奇順仍然心在神州。猶記九一八事變時，適當奇順大學三年級，看到日本軍閥的無恥侵略暴行，他約集了三位臺灣同學坐車南下，擬投奔北大醫學院去，不料因為這些臺灣佬，中國話說得跟日本人說華語，沒什麼兩樣，半路裡險些被張大帥的兵當成日本

特務給槍斃掉，最後幸賴一位懂得日語的年輕軍官弄清楚他們的來歷，才得死裡逃生呢！到了真頂大名鼎鼎的北大醫學院一看，奇順一行不禁大失所望，所謂北大醫學院不過是幾棟破舊的建築物，一派寒酸相，也許當時北大出名的是文理學院，醫學院乃不免遜色也。只得又駭然而返。雖然如此，奇順仍然念念不忘祖國的復興，幾個孩子相繼成名：與中，與國，與華，聊寄愛國之情。

## 返

民國三十四年，奇順四十二歲，日本終於無條件投降，奇順第一次由收音機上收聽到蔣主席從重慶發出的勝利文告，雖然奇順不大聽得懂蔣主席的浙江口音，但那有力而堅定的語調仍令奇順喜極而泣，中國終於可以復興了。

誰料，勝利不久，處心積慮的俄匪立即指使共匪全面叛亂，東北隨之陷入動蕩不安的局勢中，大有山雨欲來之勢，為着一家小小的安全着想，奇順乃作返臺之計，時機緊迫，他已無法處理那一大批不動產，趕緊逃命要緊，在路上走走停停，足足走了三個月才到了家，不幸時局即逆轉，東北已陷匪手，奇順隔海北望，既悲國土之沉淪，亦嘆半生功業之毀於一旦。回到臺灣，奇順除了仍然保有大批形同廢紙的田契、房契、股票外，已經身無長物，回想四十二年的生涯，從無中生有，却又從有而歸於沉寂，總計去鄉十九年，眼看他起朱樓，眼看他樓塌了。這一切真够奇順心灰意懶的。

故鄉的景色依然如昔，只是少時的遊伴個個兒女成群，變得黑黑的，乾乾的，但奇順又能比他們強多少？一番飛黃騰達，到頭來只落得兩袖清風，空留無限悵惘！

看到兒女們剛在成長，他們需要良好的教育，正是用錢之時。所幸子女尚多成才，在故鄉沉寂了兩年之後，奇順這才又重整旗鼓，到「誠開業」，一幌十六年，如今九個兒女，或大學畢業，或大學肄業，雖非個個出類拔萃，尚多敦厚持家，幸非社會敗類也。

今天，雖然奇順是失去了他所擁有的過的大量財富，但他並不窮，至少他仍擁有這許多好兒女。

附記：本文除主人翁外，大部用真名，所述亦皆實事蹟，倘非杜撰。筆者此文非意在宣揚其個人，謹以其人多彩的生涯，寫出一位前輩醫者的一生。